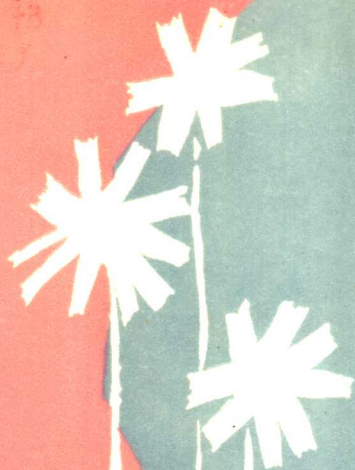


电影文学剧本



陌生的朋友

李宝元 许雷 徐天侠 编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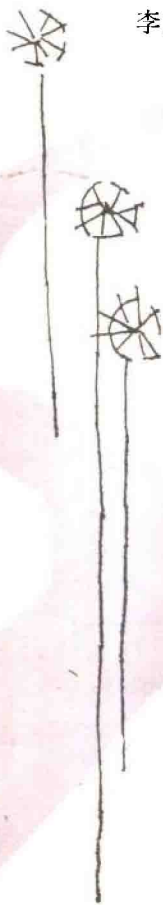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陌生的朋友

李宝元 许雷 徐天侠 编剧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5 北京

1 北京火车站

初秋的一天下午。

洪亮的报钟声在晴空回响。

车站广场上，人来车往，市声嘈杂。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个胖胖的三十来岁的青年，同一个年龄略小几岁的女人一起，提着两个很大的旅行包，朝大厅走来。

两个人服饰整洁，感情密切，显然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妇。

胖子：“来，换换手。”

胖子说着放下提包，擦擦额上的汗水，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糖扔进嘴里。

女人喘了口气，望着他笑了。

几个扛着麻袋的农民过来问路。

农民：“同志，这跟前，热闹一点的农贸集市朝哪儿走？”

胖子：“你们上9路汽车，坐一站到崇文门，再换106路电车到磁器口下，那儿就有个大集市。”

农民：“那，汽车在哪儿坐呀？”

胖子：“那边，看见没有，那边马路边上有个站牌子，上面写着9。”

胖子指着远处，屈起食指比划了一个“9”字。

农民：“哎，哎。”

农民们往他指的方向走去。走了几步，问路的那个又问。

农民：“坐到那儿得多少钱呐？”

胖子：“五分，五分钱！”

胖子一边走，一边回过头来伸出五个指头喊着。

2 大厅里

自动电梯旁。

服务员拿着扬声喇叭，大声宣讲着“旅客须知”：“为保障铁路运输和旅客安全，严禁携带各种易燃易爆物品上车……”

一个乡下妇女带着两个小孩，怯生生地望着活动阶梯，不敢挪步。

服务员：“带小孩的女同志请到那边去。”

服务员招呼妇女朝直升电梯走去。

胖子和女人从大门进来，提着旅行包上了自动电梯。

女人：“我说的你都记住了？”

胖子点点头。

女人：“说说。”

胖子：“常写信，三天一封。”

女人：“还有呢？”

胖子：“少吸烟，不不，不吸烟，一支也不吸。”

对不对？”

女人：“还有呢？”

胖子：“还有？还有……”

女人：“忘了？不要乱交朋友！出一趟差，认识一大群。你那个见面熟的毛病就不能改一改？”

胖子：“改、改，一定改。”

3 站台上

由北京开往福州的45次列车即将发车，旅客们从天桥下来，有的往前，有的往后，在寻找自己乘坐的车厢。

胖子和女人走上站台。

女人：“……你要是再带那伙狐朋狗友到家里来，我非一个一个全撵出去不可。”

胖子：“好好，记住了。”

他前后望望，招呼女人朝硬座车走去。

4 “5号车厢”门口

列车员站在车厢门口，检查上车旅客的车票。

列车员：“票，请把票拿出来。”

胖子把车票递给列车员，接过女人手里的东西，准备上车。

胖子：“你别上去了，都给我吧！”

女人：“哎呀，你等等。”

女人突然想起了什么，看了看表，转过身急忙往站外跑去。

5 车厢里

过道上乱哄哄地挤满了旅客，刚上车的在寻找自己的座位，已经找到座位的正忙着把随身带的东西往行李架上或座位下面放。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站在座椅上，整理着行李架上的东西，他动作熟练，态度从容，看得出这是那种经常在外出差，习惯于以车为家的一类人。

胖子满头大汗地挤过来，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胖子：“劳驾，帮帮忙。”

青年接过提包，放在行李架上。

胖子：“谢谢！”

胖子解开衣领，在对面座位上坐下来。

青年整理好东西下来，又把茶杯、毛巾放整齐了。

胖子看着青年，似乎觉得面熟。

胖子：“请问，您贵姓？”

青年：“姓张，张同生。”

胖子：“啊啊，小张同志……你是在北京工作吧？”

同生：“……”

胖子：“我怎么看你有些面熟，好象在哪儿见过。”

同生：“是吗……”

杜丘：“你是不是演过电影？”

同生望着他，摇了摇头。

同生：“我不是演员。”

胖子：“啊，也许我认错人了。你也是去出差的？”

同生点点头。

胖子：“到哪儿？”

同生：“福州。”

胖子：“啊呀，真是太巧了！我也是去出差，也是到福州去。真有意思，一上车就碰上了同路人。你也没买卧铺，是不是？这个章程改得好啊，不买卧铺，三分之一的钱归自己，这样一来，卧铺不紧张了，个人也多少捞点，真是公私两利，对不对？”

胖子热情地叨叨着，就象遇见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把上下口袋都摸了一遍，最后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来。

胖子：“来来，请吸烟。”

同生：“谢谢，我有。”

胖子：“哎，经常出门在外，见面就是朋友，来来，别客气，别客气。”

同生只好拿了一支，划着火，先人后己，将两支烟点着。

6 车站售货商亭

柜台前，胖子的新婚妻子在买东西。

妻子：“师傅快点，要赶火车呢！”

售货员：“哎，这就好！”

售货员把包好的一包东西递给她。

7 车厢里

胖子大约是好久没吸烟了，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惬意地望着嘴里慢慢吐出来的青烟。

胖子：“唔，对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杜，你看过《追捕》的电影吗？我的名字和那个男主角的名字一样，也叫杜丘。”

同生：“杜丘？”

同生有点诧异地望着这位自称叫杜丘的旅伴。

杜丘：“有意思吧？”

同生：“有意思。不过，你为什么要叫个日本人的名字呢？”

杜丘：“怎么是我叫日本人的名字，是日本人叫了我的名字。知道不，我从小就叫杜丘……”

8 站台上

杜丘妻急急忙忙地跑来，挨着窗口寻找杜丘。

妻子：“杜丘！杜丘！”

9 车厢里

杜丘靠着窗口正在吸烟，一看妻子跑了过来，慌忙将烟灭了。嘴里的烟要吐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憋足气往肚里咽。

妻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隔着车窗，将一包东西递给杜丘。

妻子：“真要命，差一点赶不上了。拿着吧！”

杜丘憋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也没看是什么

东西，一个劲地直点头。

妻子还以为他在为离别而伤心呢，不禁有点难为情。

妻子：“怎么了？瞧你，这么大的人，不怕人家笑话。”

杜丘：“……”

妻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说话呀！”

同生看着，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

铃声响了。

站台值勤人员走过来，拦开杜丘妻。

服务员：“往后站，开车了！”

突然，站台上传来一阵叫喊声。

“干什么，干什么！”

“站住！”

10 站台上

一双急奔的脚。

火车启动。

“站住！”

“危险！”

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好象在逃避什么人追踪似的，边跑边向后望了一眼，不顾一切地冒险跳上了已经开动的列车。

11 车厢门口

列车员拉开正要关闭的车门，一把将姑娘拽了进来。

12 车厢里

杜丘关上车窗，回头看了看同生。

杜丘：“真玄哪！”

13 车厢门口

列车员大声训斥姑娘。

列车员：“不要命了你！没看见车开了？”

姑娘喘息未定，头也不抬地任凭他呵斥。

列车员：“票！”

姑娘抖动着手掏出车票。

列车员看了一眼，锁上门，嘟囔着走进车厢。

列车员：“哼，真是！”

姑娘咬咬嘴唇，转脸向着窗外，拢了拢散乱的头发。

14 车厢里

列车员来送开水。

列车员：“开水！请让一让，哪位同志要开水？”

杜丘接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又拿起妻子刚送来的那包东西。

杜丘：“什么宝贝，差点没把人给憋死！……哈哈，有意思！你瞧瞧！”

说着把那包东西递给了同生。

同生接过一看，原来是一盒戒烟糖。

他看着杜丘，忍不住摇头笑了。

15 车厢门口

姑娘靠车门站着，两眼呆呆地望着窗外。
树木、电线杆闪闪掠过。

16 车站广场（回忆）

四只脚在匆匆跑动。

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在广场上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什么。

姑娘的眼睛，在暗处紧张地注视着他们。

两个人什么也没有找到，失望地走了。

姑娘从隐蔽处溜出来，朝售票厅跑去。

17 车厢门口

姑娘靠着车门沉思。阳光透过树木射进来，
在她脸上不停地闪动着。

18 姑娘家（回忆）

一张中年妇女的照片，压在玻璃板下面。

照片上的妇女相貌酷似姑娘。她是姑娘的母亲。

一滴眼泪滴在照片上。

姑娘轻轻擦去照片上的泪珠，忍不住抽泣起来。

姑娘的爸爸，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姑娘身后。

爸爸：“别难过，别难过了，过去的事，过去

就过去了，爸爸不埋怨你。”

姑娘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盯住爸爸。

爸爸：“这十年来，我过来的不容易，你也不容易。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没有了父母，没有了家，一个人孤苦伶仃，生活了整整六年，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爸爸不埋怨你，真的！你妈妈如果还活着，她一定也会原谅你的！”

姑娘再也抑制不住全身的颤抖，一头扑到爸爸怀里，大声哭了起来。

爸爸抚摸着她，眼圈止不住也红了。

爸爸：“别哭了，孩子！别哭了！我的政策落实了，你也就要有工作了，只要你以后好好工作，不再象过去那样，你就还是爸爸的好女儿。……嗯？”

姑娘拚命咬住嘴唇，使劲点了点头

19 原野

一列火车急驶而来，一节节车厢飞快地掠过镜头。

20 车厢门口

列车员：“劳驾！请靠边点。”

列车员提着壶来打水。

姑娘这才发现自己站的地方是茶炉间。她往旁边躲了躲。

车内广播声：“旅客同志们，前方停车站是天津车站，在天津车站下车的旅客请准备好自己的

东西。天津车站就要到了。”

列车员打完水，招呼站在门口的旅客到车厢里去。

列车员：“马上到天津了，下车的人多，请大家到里面去找座位坐下。”

三四个旅客提起东西进了车厢。

只有姑娘一个人，好象没听见似的，一动也没动。

21 车厢里

列车进站了。车速渐渐减低。

天津车站的站牌从窗外闪过。

广播声：“各位旅客，天津车站到了，有下车的旅客请准备下车，……”

杜丘旁边的一位旅客提起东西下车。

杜丘：“走，买天津包子去。”

杜丘和同生随着下车的旅客向车厢门口走去。

22 站台上

乘客们在排队买包子。杜丘、同生站在队列之中。

杜丘：“我得买两袋。”

同生看他认真的样子，不由得笑了。

23 车厢里

列车又在急驶。

杜丘、同生提着两袋天津包子，从过道上挤

过来，回到自己的座位。

一个女人手托着腮，侧身朝着窗外，坐在杜丘的座位上。

杜丘：“同志，同志！”

女人回过头。

同生一看，是那个跳车的姑娘。

杜丘指指座位，又指指自己。

杜丘：“对不起，这是我的座。”

姑娘没吭声，看了看他俩，然后往边上挪挪，让出了靠窗的座位。

杜丘回到靠窗的座位坐下。

同生也坐下了，但又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姑娘。

餐车服务员推着小车来送午饭。

服务员：“买了餐票的旅客请吃午饭了，……劳驾，请让一让，让一让了。”

杜丘：“出门在外，觉可以少睡点，这个，可不能亏待自己。”

他用手比划着吃的动作，然后拿出包子，向坐在同生旁边的旅客谦让。

旅客客气地摆摆手，端起了自己的饭盒。

杜丘又向坐在身旁的姑娘谦让。

杜丘：“您尝尝！”

姑娘好象没看见似的，全不理睬。

同生看着，微微皱了下眉头。

杜丘满不在乎地笑笑，把包子一口送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

姑娘瞅着，忍不住暗暗咽了口唾沫。

同生警见了，目光落在姑娘身上。

姑娘发觉他在注意自己，忙把脸转到了另一边。

这边，旅客们也都在吃饭。

一时，车厢里到处都是吃饭的声响，自带的，现买的，各种各样的食物散发着诱人食欲的香味。

姑娘为难地咬着嘴唇。

24 灯光暗淡的小房间（回忆）

一只手抓着酒瓶，倒了满满一杯啤酒。

“喝吧。”

一个光头小伙子和颜悦色地劝姑娘喝酒。

姑娘失神地坐在桌边。桌上摆着两包香肠、小肚一类的熟肉和几听打开了的罐头。

光头：“你呀，进厂半年多，也够卖命的了，结果呢，人家还不是照样信不过你！别那么穷积极了，没用！”

姑娘望着他，心中不觉一动。

光头点着一支烟，随手又把烟盒扔在姑娘面前。

姑娘看着烟，没有动。

光头：“嘻，学好了?!厂里找你谈了吧？你知道那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吗？”

姑娘：“……？”

光头：“那是我们干的！”

姑娘一惊，忽地站了起来。

光头：“别急别急，你听我说。我们这么干，并不是为了那几个钱。大伙看你在厂里挺受罪的，几次叫你都不回来，没办法，才想了这么一招。这回，你总该回来了吧！”

姑娘没有想到他们竟会做出这种事来，她狠狠地瞪了光头一眼，转身朝门口走去。

光头：“站住！”

声音不大，但却有一股令人畏惧的感觉。

姑娘停住了脚步。

光头：“上哪儿去？你要是敢出去把我们给‘抬’了，可别怪哥儿们不仗义！”

姑娘咬咬嘴唇，坚决地拉开了房门。

25 单元房间的小过厅（回忆）

两个青年坐在小圆桌旁，若无其事地嗑着瓜子。

听见门响，两个人一起朝姑娘望了望。

26 灯光暗淡的小房间（回忆）

光头关上门，一手将姑娘扶了回来。

光头：“这个案子，甭说你们厂保卫科，就是公安局来，也不会怀疑第二个人。不信，你去试试！”

姑娘颓丧地坐了下来。

光头看了一眼被慑服了的姑娘，拉开抽屉，取出一叠钞票来，放到她面前。

光头：“拿着！”

姑娘望着钱，一动没动。

光头：“拿着！这是你的一份，总不能让你空背个黑锅啊！”

姑娘听着，猛地把钱推到了一边。

桌上的罐头盒、啤酒瓶弄翻了，发出互相碰撞的刺耳响声。

27 车厢里

饭盒扔进小车里，哗啦哗啦地响着。

旅客们已经吃完了饭，餐车服务员推着小车正在回收空饭盒。

姑娘眨眨眼，心神不定地朝四周看看。

正是中午时分，大多数旅客都靠着椅背在打盹。

车轮声单调地响着，行进中的列车显出短暂的安静。

杜丘叼着烟，俯在茶几上写信。

“你买的戒烟糖真灵，吃了以后……”

他深深地吸了口烟，眼睛望着空中认真地琢磨着用什么词儿最好。

同生瞅了一眼茶几上的信，再看杜丘苦思冥想的样儿，忍不住笑了。

杜丘发觉了，不好意思地干咳了两声。

杜丘：“你还没有结婚吧？”

同生：“没有。”

杜丘：“有对象啦？”